

舟山渔歌与李商隐诗的审美互通

□关畅 胡世文

在文学的浩瀚星空中,文人文学与民俗文学看似分属不同维度,却时常在生命哲学的深处交汇。李商隐,这位被誉为“朦胧诗之祖”的晚唐文人,以辞藻华美、意蕴幽深的无题诗,勾勒出仕途中的迷茫与对生命的叩问;而舟山渔歌,作为浙东海岛渔民口口相传的民俗文学,用直白质朴的方言,唱尽耕海牧渔的艰辛与对自然的敬畏。二者以各自的方式实现了对生命的安顿,展现出跨越阶层与时空的永恒魅力。

朦胧与直白： 审美表达的异曲同工

舟山渔歌是流传于舟山群岛的地区民间歌唱形式,属于海洋民俗文学。作为民俗文学的一种,渔歌以方言为载体,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表达渔民最真挚的情感,属于民谣。舟山渔歌正是这一传统的典型代表,它生动再现了渔区的生活景象,既是老一代渔民海上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力量与美感的交织体现。

李商隐被誉为“朦胧诗之祖”,其诗歌辞藻华美,跳跃性强,极具美

感。究其原因,其一,他创造了无题诗的宇宙,其创作诗歌取名为无题,所以在诗题上就已经体现朦胧了。其二,李商隐的诗“恍惚迷离”“隐词诡寄”“藏锋不露”“意曲而达”,因而导致“诗多未解”。也就是说李商隐的诗不仅情不外显,更是主旨多解,让人读之之感。这种朦胧的表达,让读者在反复品味中,得以触摸到文人在命运洪流中挣扎的复杂心境,完成对现实苦难的审美转化。

舟山渔歌虽以直白质朴的方言为载体,唱的是渔民“捕鱼时的歌”,却同样蕴含着朦胧的精神意蕴。其一,渔歌中常用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更深层次的情感与信仰。其二,地域环境中的朦胧,舟山群岛系浙东四明山脉延伸至东海大陆架的余脉,群岛的居民长期生活在孤悬海外的特殊地域之中,深受海洋环境的浸润。

大量的渔歌叙述和记录了旧时渔民劳作时的艰苦及对命运抗争的无奈。同时因生活所迫渔民出海打渔,往往历经数月,离别的相思、归家的心切,这些情感在直白的语言中构成其沉重苦难的基本格调。同时,渔歌中蕴含的信仰与仪式,也承

载着渔民对自然的敬畏,表达一个民族的文化。当现实的重压造成精神的亏空,渔民们选择了“向内求”的路径,以期在心灵世界中实现对现实困境的超越或补偿。这种精神路径投射于作品中,便形成了李商隐笔下既有“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泣血坚守,又有“庄生晓梦迷蝴蝶”的迷离超然;以及舟山渔歌中渔民则在“要柯大鱼急起篷”的奋斗豪情与“求求龙王发善心”的虔诚敬畏之间来回切换。正是在这种看似矛盾的情感切换中,完成了对现实苦难的审美转化与精神安顿。

意象与表达： 生命哲学的共通性

对于靠海而生的渔民来说,他们的生命或许一半是靠天说话,因此生命意识更加鲜明的体现在渔歌之中,慢慢的成为一种信仰。在舟山渔歌中对自然力量、生命的敬畏,对于平安的祈盼,都是人类生命最直接的情感叩问。

在意象运用上,核心意象承载着强烈的生命体验。舟山渔歌以“海

礁”“帆影”等具体意象,传递渔民对自然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祈愿,如《摇橹歌》中“风外艗,橹娘舅”一句,将自然力拟人化,亲切又神秘。表达主题上,两者通过“追忆华年”与“传唱自由”安顿灵魂。舟山渔民在世代口口相传中,将个体融入集体记忆,使渔歌成为非遗文化,成为敬畏自然与生命的精神力量。

无论是李商隐于晚唐之中,不断的沉浮于执着与超脱之间,抑或舟山渔歌以朴素直白的语言对渔民情感的率真表达,二者虽有不同,却共同指向一种深层的生命哲学之思。文人文学也好,民俗文学也罢,艺术的形式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与对生命的安顿。舟山渔歌以渔民群体的生存经验为根基,借助朴素直白的语言表达对自然与生命的情感回应。舟山渔歌中的“大海不负钓鱼人”体现渔民对自然的敬畏,以艺术形式呈现出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抗争态度。

从晚唐的书斋到东海的渔船,从文人的笔端到渔民的歌喉,文学的形式或许会随时代与阶层变化,但对苦难的超越、对生命的叩问,始终是人类永恒的精神主题。

古代诗歌作品中的桃花岛安期生文化

□姜澄莹 蔡丽利

安期生,这位自秦汉之际便活跃于史册与传说之间的人物,自司马迁将其载入史册,历代文人便不断以诗笔塑造其从策士到仙人的身份嬗变。从琅琊到东海,从策士到仙人,安期生形象的演变,实则中国文人在仕隐之间精神抉择的缩影。而当这一形象漂洋过海,落驻于舟山群岛的桃花岛,便开启了从策士的人世抱负到仙人的出世超脱这一文化含义的生成,安期生文化在历代文人的书写中不断丰富,最终凝定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符号。

从策士到仙人： 安期生的入世与出世

人生不作安期生,
醉入东海骑长鲸。
犹当出作李西平,
手枭逆贼清旧京。

——宋·陆游《长歌行》摘选

陆游的这首诗用浪漫的手法开始,这几句谈自己的生平抱负。他的理想一直是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然而现实却异常残酷,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他是空有杀敌雄心却无报国之门,所以只能在醉梦之时入东海骑长鲸,获得片刻的肆意,也是另一种浪漫与洒脱。

晓梦随疏钟,飘然蹑云霞。
因缘安期生,邂逅萼绿华。
秋风正无赖,吹尽玉井花。
共看藕如船,同食枣如瓜。

——宋·李清照《晓梦》摘选

这是李清照描写梦境的诗。诗人在拂晓之时随着稀疏的钟声渐入梦境,轻轻踏着云霞,恍惚间仿佛飞升了仙境。诗人本以为在仙境中可以看到她从小耳濡目染的仙人安期生,却在不经意间邂逅了传说中的道教仙女萼绿华。诗中再由藕说到枣,又自然地将李少君的典故引出,据《史

记·封禅书》记载:“李少君曰:君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居蓬莱,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诗中描绘了仙界仙人逍遥闲适的生活,流露出作者对这种自由生活的向往,同时还有寻求精神解脱不得的苦闷心情。整首诗诗意洒脱飘逸,想象丰富,极具浪漫主义的色彩。此类富有仙侠气息的诗作在李清照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
尝干重瞳子,不见隆准公。
应如鲁仲连,抵掌吐长虹。
难堪踞床洗,宁抱扛鼎雄。
事既两大缪,飘然镊遗风。
乃知经世士,出世或乘龙。
岂比山泽臞,忍饥啖柏松。
纵使偶不死,正堪为仆僮。
茂陵秋风客,望祖犹蚁蜂。
海上如瓜枣,可闻不可逢。

——宋·苏轼《安期生》

这首诗以安期生起笔,中间穿插了许多秦汉时期的人物典故,又以安期生的瓜枣收尾。言海上神仙,可闻不可逢,可期不可遇。南宋的刘克庄《杂咏一百首·安期生》中也有类似的诗句:“子羽徒扛鼎,其如欠转圜。不能决王霸,聊去作神仙。”从策士到神仙,从琅琊到东海,时势弄人也。苏轼创造性地将历史人物与神仙传说并列,安期生既是《史记》中记载的策士,又是传说中食巨枣的仙人,这样的双重身份暗含着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的辩证思考。

从琅琊到桃花岛： 安期生的海洋隐逸

全祖望,宁波鄞县人,是清代学者、文学家,曾有诗《桃花山》写安期生:
醉酒桃花满石室,

祖龙劳扰吾弗闻,
到头亦与朱弓赤矢同天没,
何如道人墨痕长明瑟。
八千弟子起江东,
翻然一出说重瞳。
匹夫之勇不足用,
吾其归逐冥飞鸿。
黄石赤松纷诡怪,
斯人殆亦留侯辈。
一出一处踪迹分,
谁识此中耿耿同节概。
笑煞燕齐方士愚,
如瓜之枣思津逮。

全祖望诗的意思说,黄石、赤松都是仙道中人,诡异古怪,而安期生本是策士,有张良之才,本也可入功臣之典。出仕如张良,归隐如安期生,一出一处,谁人识得这两者的志向气节其实是一样的。那些以为吃了安期生如瓜之枣就能得道的燕齐方士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洗去神仙方士的迷雾,安期生与张良拥有一样的智慧。那份精神世界的超脱,那份淡泊名誉的洒脱,才是道家得道的关键所在,而桃花岛的安期生文化正是引导后来者抵达自由洒脱境界的一盏明灯。

比全祖望晚一百年左右的清朝诗人、学者朱绪后来也来到了舟山,他的《桃花山》诗道:

墨痕乘醉酒桃花,
石上斑纹烂若霞。
浪说武陵春色好,
不曾来此泛仙槎。

“墨痕乘醉酒桃花,石上斑纹烂若霞”是指桃花岛流传的安期生醉后泼墨于石形成桃花纹的传说,据《乾道四明图经》记载:“安期生尝以醉墨洒于山石上,遂成桃花纹,奇形异状,宛如天然。”“浪说武陵春色好”是对桃源叙事的解构,暗示武陵桃源仅是乌托邦,而桃花岛则是海洋仙隐的更高形态,这一对比更加突出安期

生文化中开放而流动的特质。“不曾来此泛仙槎”中的“仙槎”典故出自《博物志》天河浮槎,象征精神超越,诗人在此强调:未乘槎至桃花岛者,终难悟真逍遥。这既是对安期生跨海隐居的致敬,也暗含对晚清文人精神出路的指引,在乱世之中寻求海洋赋予的自由。

清朝诗人姚燮也曾作诗对仙人安期生在桃花岛的生活环境和样貌展开了充分想象和细致描写,其《自桃花山至沈家门》云:“安期绿发住瀛壶,手掣骊龙径寸珠。褰水桃花思上巳,仙林鸾鸟觅春雏。弄舟可到犹尘境,出世终顽是浊躯。闻说秦皇求药地,桑田十里已乾枯。”尾联再次引用秦始皇与安期生交流求药以期长生不老的典故,抒发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的人生感慨。缪燮也曾作诗《桃花龙潭》等,将桃花山与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并举,凸显桃花岛无限风光的同时也不断丰富着桃花岛的道家隐逸内涵。

关于安期生的诗歌,自汉以来的历代都有,仕者文人们或遵儒学或入道家,皆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或“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的文化选择,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对自己人生际遇做出的不同反应,通过创作不同的古诗词作品逐步发扬了安期文化,也赋予了桃花岛更多隐逸避世的意义。

本版与市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 1306 期

来稿请发

zswb03@zsnews.com